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華泉集卷十三

明 邊貢 撰

文集

祭文

始自荊州奔喪告文

嗚呼吾父委棄二孤五閲月於兹矣兒始得自荊州反哭於靈所終天之慟尚忍言哉去歲四月要吾父於臨

清兒跪請偕行而吾父弗許則以道遠之故與川冠之警也今歲五月書來奉迎又阻於河北之擾吏僕徒返兒心用傷然教兒以訓辭示兒以詩篇字畫宛如情言和易是為六月十有七日拜誦竊以自慰孰知兒得報之辰乃吾父易簀之際也往吾父以兒耽嗜詞章意每不喜凡所自製咸弗示及兒得示竊以自喜嗚呼孰知為吾父之絶筆也耶逆旅之別兒奉觴涕下如縻吾父雖厲色斥兒然仰視吾父之涕固自不能収矣向風長

號田軫嗚呼兒竊私異之往歲有行無若是之悲也兒在荆南延首北望思而泣泣而思恒以不見顔色為慮兒又私異之嗚呼乃今竟不及見顔色爾矣終天之慟尚忍言哉兒生三十六歲於兹矣六歲而侍吾祖奉政公於南都十四而歸二十一而繫身仕版中更十有五年雖吾父數至都下然聚不踰旬别則累歲總而要之蓋自有生以至永訣聚者半别者半也兒在荆南實擬今秋圖乞終養甘旨之疎曠於是乎補家世之履行於

是乎徵兒之心所欲陳於吾父之前者豈一二而已也而乃遂委棄以去而又無一詞以遺我豈吾父埀不言之教耶無亦積沉痛於中懐而不忍發也將使兒子輩奚所遵述焉嗚呼已矣不可及矣復何言也昔有聚合吾父未嘗不為兒醉今之返也門庭颯然堂宇如故而吾父之聲欬邈焉杳矣叩棺告至吾父有知其復起而卒此一爵否耶幽明茫茫一慟肝裂嗚呼已矣謹告

祖奠先府君文

新壙告成靈車進御吾父將棄我母舍我二孤而長去矣終天之痛何可言哉嗚呼吾父有弘博之才而終於舉人有開濟之謨而止於五品有仁壽之德而躋於六旬此他人為吾父之所不平也而况為之兒子者耶嗚呼鴈門之行二載馳驟鬚髮嬫然面目黧瘦蓋嘗泣别於都門矣吾父罷官貢亦出守逆旅骨肉笑談杯酒又嘗瞻侍於臨清矣顔枯者丹髮瘁者華壽考之徵百歲未涯孰謂吾父遽舍我而去邪嗚呼舟中之言皎月在

空子請父行父不子從父曰子行戒爾王程越明年春
視爾於荆子往於荆父還於濟南北相望六千其里去
春之季膏車載迎父罔此來實勞子情謂父優游戀此
桑梓哀哉抱痾乃竟不起嗚呼孰知吾父遽舍我而去
耶子歸自荆父殯於室母也岭㟝弟也踊躃音容渺漠
庭宇荒凉寒燈照帷曉日無光嗚呼吾父育我二孤恩
德惟均而父之終也貢曽不及奉枕席試湯藥以左右
於一日是吾父之於子有粉軀莫報之恩而子之於父

有摧髮難名之罪也一身萬死將何贖哉繼今以往惟當帥弟事母終子之身無有携貳凡家門之事一托之弟而責也服役於公若或仗吾父之蔭庇厥績用成得以沐天子之休命俾吾父之名托而有傳庶幾沒齒敢以謁靈魂於地下也嗚呼厥明之晨言赴窀穸吾父將舍我母棄我二孤而長去矣爰酹巵酒以伸虔告終天之痛何可言哉尚饗

遷墓告代州府君文

維宋大儒曰程伊川葬訓是垂五患維先維五患者道路伊首耕犂殿之百代是守我塋既隘西枕田谿我父維昭位祖之西既邇耕犂亦侵道路改卜新塋維此之故新塋何指云舊之東茭山峩峩佳城在中明發之旦辰良日吉爰鵂石工建此幽室嗚呼我父棄養兒仕於荆遺言罔叩悠悠死生維玆改卜實重之舉請命靈筵杳不聞語我思晦翁厥賢靡過考葬崇安母葬嘉禾維我先君夙孝夙敬葬弗從兆斯疚斯怲人亦有言木本

水源豈兒狂悖敢忘厥恩新塋之田既曠既膴誓將後期歸我列祖崇有在登酹酒亦澄臨堂告虔五内分崩謹告

代胡東臺祭外舅姑文

古稱半子維女之夫維我受德子弗之踰古稱冰玉維翁與壻自舅自我斯伉斯儷古稱高尚曰龐德公維舅維姑實符實同既豈其家亦厚其族人嗜其羣我嗜其獨曰壽曰康迺考其終同室同穴矢言則從於戲舅氏

之没我使於廣豈不懐歸王事鞅掌姑氏之没我仕於西太行嵯峩東望雲迷病弗侍牀殮弗侍寢悠悠我懐有恨空飲絜酒瓣香爰冩我哀二靈昭昭惠然其來尚饗

祭吴廷贊大尹父文

惟靈至性天成懿德允備秀鍾帝里學擅天官進獲大耳退沾休寵九齡斯近五福惟兼生順死安在公何憾粤惟令子實牧我民如春之仁如冰之操秋毫無染百

廞俱興奉靈北旋祖道在即慈母之去赤子皇皇攀留莫從涕泣如雨敬陳明水爰寫哀悰尚饗

祭賈編修母文

維正德二載夏四月乙未潁川賈內史之母曹夫人考終命於家浹辰家人以訃至內史篤孝顛隕幾絕再踰月將返於喪次太常寺丞某素交內史贍送悅惻於是束帛為禮以告於夫人之靈曰先民有言無生不死無盈不毀惟有令名雖死猶生始內史之歸也將畢養是

圖夫人戒之曰吾以爾兄養爾勿以吾廢忠也及內史之來也身在朝列戚戚焉未嘗一日違夫人之左右蓋虞其不及見曷竟爾然也嗚呼悲哉然竊聞之婦人之美不外見也俟夫與子而已今五尺童子莫不知陶母之賢與德曜之高者以伯鸞為之夫而侃為之子也內史之修譽於朝而為天子文學之臣時議比之瑚璉敔鐘而天下由是慕封君之風者相望也夫人之心尚奚憾哉嗚呼如夫人者可以不死矣尚饗

祭陳處士文

吁維明靈以勤儉開厥家用底於裕維嗣昆式克肖懋德咸用昌於厥家五福用備鄉閭州黨罔弗敬從天乃弗弔大命顛隮用弗終厥享鄉閭州黨亦罔弗咨予維嗣息締厥世好乃弗覯於婚媾予用盡傷爰潔牲以告維冥冥弗爽其用降監於茲

祭趙錦衣母文

昔儁不疑錄囚徒多所平反其母聞之喜或無所出則

母怒爲之不食某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其賢及讀歐陽子瀧岡阡表乃知修之賢固其母之教也伏惟夫人之夫與子階錦衣掌禁刑而子貴有加焉夫人之賢弗外章也維墓有志太史氏實闡之悉則夫人之所以教其子者亦何愧於二賢之母昔人祭歐陽子之母者其言曰孟軻大賢母之教也有子如軻母不死矣嗚呼夫人之子比於二賢夫又何憾焉尚饗

祭田夫人文

惟靈毓德名閥貞懿夙成含沖履信蘭芬玉瑩作配君子率由四教闡惠播仁六行允蹈既蕃子息亦享宗祧於禮斯嫻於誠孔昭君子在官有赫其望薦陟卿階曰惟中相鳴琚陸離象服煒煌朝奉兩宮休哉烈光天畀鴻吉則百斯祉人之詠之黃髮兒齒孰云上德下壽弗臻載寢載疾淪殂浹辰亟襲封褒楹陳皇奠生榮死哀同咨並羡凡茲僚佐式仰徽音爰薦芳旨靈鑒且歆尚

饗

祭董舅氏文

維弘治年月日外甥太常寺博士邊貢謹具香幣之儀寄奠於元舅董府君靈寢而告之以言曰貢之身出於母貢母之身出於外祖外祖沒貢不及見有舅氏在則猶外祖也貢仕而别母者六年兩見舅氏於都下則猶見母也今亦沒矣能無慟耶舅之性忠直才頴且介宜顯遠而位止驛官孝於親慈於子友於昆妹和於鄉黨州閭宜耄以期竟踰下壽而止自舅氏視之則固恬如

晏如含笑永終知舅氏者當不能無憾於蒼冥也吾外兄弟秀立芃芃然足以華族裕家未竟之享意其在是惟舅氏之疾與葬頁會未得一問且送之徒疚心於千里之外慟可言哉嗚呼東門奉觴言猶在耳詎知一别遂爾永違雖音塵其已消謫精爽之難昧舅氏能歆此遥意否耶尚饗

祭尹冢宰文

嗚呼光嶽氣分士無全才才難之嘆自尼父已前聞矣

太行以東大江以北論形勝者必齊魯是歸海山之秀歷幾千百年一旦而鍾於公身貢嘗竊評之盖百代之英而王佐之才也公為童子即岐嶷擅時譽弱冠而舉於鄉褎然居首擢第春官入翰苑以文名於四方求之古人則有如賈生韓愈者矣其在諫院也正色立朝剛毅靡屈引忠賢如不及遏回佞之黨至奮臂以擊之天威赫然執簡傍立一時奏對且前且却或至再三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退而莫不咨嗟歎服以為難求之古

人則有如包孝肅劉元城者矣由銀臺入天曹公正之
心濟以機警内外選舉並得其才雖書牘錯落盈案而
發擿奸巧明照若神至今嘖嘖不輟談者之口求之古
人則有如山濤范雲者矣其致仕以歸也雖身在山林
而心馳廊廟朝報之至聞一政不便於民者輙不悅數
日然見退一小人進一君子必喜而不寐曰是社稷之
福也是社稷之福也古之人進不趨榮退而憂國蓋有
如杜衍韓琦者矣嗚呼之數才者生非一鄉出不同世

英風雋聞各炳書史而公以一身兼之可不謂之難乎使其未去以竟厥施伊傅周召有不得以專其美矣惜夫衆忌羣猜不使公一日以安其位之為快也嗚呼悲哉公之在野國之有楨公之云亡大厦以傾海波冥冥岳雲楚楚公神在天誰繼其武嗚呼悲哉尚饗

祭周于庭文

嗟哉于庭稚而不穡蕖而不的有欝斯幹乃不千尺矧維父兄流淚到泉凡我年家誰不泣然子之尊公曰少

司馬勲在王室名播天下子之哲兄曰秋官郎惟明惟允刑譽四揚簪笏之繼維子之望心予目予扶搏而上爰遘斯疾竟爾沉綿豈予願然實懸於天天司下人培淑覆德今也罔徵遂至此極充乎其容温乎其中蔚乎其章而不其逢嗟哉于庭來也孰主往也孰尸竟止於斯胡寧不悲尚饗

祭魏尚默夫人黄氏文

維婦之職事舅與姑匪維舅姑曰猶有夫維婦之賢曰

正而固匪維正固曰先不妬靈相夫子克婉克隨於夫且然舅姑可知靈視諸媵如鞠如育於妾且然矧在姻族黽勉周旋垂三十年胡得於人不得於天維天鑒之有德斯壽靈反其理孰之云究維予數子為夫子朋南宮之科昔也並登欣戚之共同人之有凡事則然况失其偶溥言奠之溪泉沼芹維兹姓名靈之舊聞尚饗

祭王母許安人文

維靈毓德名閥貞懿夙成含冲履佶蘭芬玉瑩作配君

子率由四教闡惠播仁六行允蹈既育元嗣亦享宗祧於誨斯嚴於誠孔昭君子在官爰淑多士曰績用成乃傅王子元嗣赫赫天部有聲載蹶載起秉憲允平既封既養偕貴偕壽晚祜實豐孰儷其偶七齡斯越二豎延親乃棄君子仙遊八垠嗟嗟元嗣篤斯哀毀返葬於西匪杖弗起凡我庶僚元嗣同官執紼靡從遐心則慱有腯其牲有苾其酒靈之洋洋陟降左右尚饗

祭都御史公先生文 勉仁

持公抱廉孰匪處官暗室屋漏弗愧則難糾懲觸邪孰匪執法茹柔吐剛值勢則壓於斯二者人罔克全公之履之若大路然愈久愈貞載蹶載起靡悔靡變斃而後已季春之交節鉞始南威加列城廉頑走貪孰云季秋靈駕北返丹旐搖搖巨紼斯輓人謂先生晉文子徒體不勝衣氣凌萬夫又謂先生如蜀諸葛事煩食少天降之割某等巡守茲土聞訃軫情悼公之死慕公之生爰潔我牲載酾我酒為天下悲公也知否尚饗

祭李空同妻左宜人文代梧山李公作

鴻偶孟光宣儷少君緊二女之柔嘉附哲夫而有聞彼弘農之楊媛垂閫史之清芬匪托身於柳子雖信美其孰云彼梁與鮑固獨行之士耳而宗元之膾炙人口直詞藻之芳薰惟夫人之夫子道崇學邃起衷絶羣神交賈誼駕軼劉蕡抱孤忠以抗節排衆議之紛紛世之人見其退隱若冥鴻翩如可望而不可即而兾其再起則將爭步疾覩又若翔鳳之下空雲視三子者其高下何

如也於夫人之没結腸有詩銘墓有文百世之下見夫人之諱者必謂曰此空同李子之配過鈞山之麓者必指曰此宜人左氏之墳羗孰壽而孰短諒知者之能分昔者某與夫子同官江右愛踰手足而老媍之於夫人也有娣姒之好有問遺之勤側聞哀訃心焉孔懕舁中河之明水擷南澗之清芹望城隅而修奠幸鑒止於菫焄尚饗

祭馮封君文僉事應祥之父

維公生有隱行曰介曰淳陳留老父河濵丈人乃生哲子既文既武威則迅霆化其時雨維子大夫昔涖銓司公也就養至止京師維我諸人或面或否欽德仰風若飲醇酒大夫在汴公也在鄉悠悠白雲陟岵是望大夫曰歸問寢堂下天子勿與詔旋其馬維我諸人咸悦以嘻於昔聞者今當見之孟春之交使者西來大夫有檄啣悲茹哀維我諸人載憯載怛曰此純孝情孰可奪乃辦我鄉乃縮我茅臨風寓辭以代楚招尚饗

祭外舅東臺公文

維正德年月日浙江右布政使東臺胡先生終於濟南越明年丙子春喪歸濱州當是時也河南按察副使邊貢也者先生甥也縶於官守不獲臨柩以拜服緦以哭挽紼以送而其哀靡以伸也於是縮茅束帛遣其弟賢告奠於先生之靈而繼之以言曰嗚呼外舅死乎真邪非邪甲戌之秋舅氏別我齊川之上頎髯長身神完而體固也而竟止於此顧又以疽死邪世傳發疽者必暴

多怒必嗜酒必厚味必服金石藥而我舅氏不嗜酒也不厚味也不暴多怒也又不服金石藥不宜疽也而顧以此死邪又傳福善而禍淫者天也嗚呼今之人庸者懦者狂者悖者貧且狠者背上而虐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據髙位享豐禄焉我舅氏於兹數者有一二乎否也而方伯之官五十之壽竟止於此而又以疽死然則所謂天者與世之傳者果足信邪且以顔回之賢而貧且夭死伯牛之賢而蒙惡疾自古屈伸之數倒施

而逆降者何可勝道也至於論人則於其心不於其年於其行不於其爵我舅氏即止於此以疽死然而度支之績傳於京師經畧之才著於關陝平反之澤流於汾晉之郊較之白頭不死據高位享豐禄無一善可稱述者此奚啻燕與粤哉嗚呼舅氏吾又何悲也所可悲者一歲之前舅哭吾父之墓送吾弟之死於濟東門之外孰知一歲之後而貢也與婦哭舅氏於梁園也邪嗚呼痛矣已矣不可及矣文甫弟來傳舅氏之遺命以壙志

屬空同以行狀屬貢嗚呼是幽冥之托也何敢卒負靈之洋洋其昭鑒之尚饗

祭錢封君文

於戲人有恒憂積書者未必能讀而公之生也則友聖賢飫經史以鳴道於詞場教子者未必能成而公之子也則登甲科職臺史以肅振乎朝綱抱德者未必能壽而公之壽也則踰七齡介百福又暇豫而康彊之三者之難致也人得一以為幸公視之以為常載膺封典於

家有光蓋庶幾乎生榮死哀垂式於鄉邦者矣所惜者子之位日以顯名日以昌宦遊河洛將車迎而就禄乃奄忽以云亡貢等同官令子聞訃悽傷遡靈風而遥奠慘白日之廻光亮英爽之如在庶俯鑒於空觴尚饗

祭高運同朝用文

維年月日高陵高朝用先生喪過大梁布政司參政王震按察司副使邊貢二人者之於先生友也於是具雞酒之奠而展弔於先生之靈座曰嗚呼至德鮮庸逸足

多蹉往嘗疑之今則破矣先生器惟國禎才本王佐維烈維義靡騁靡惰弗可怵以勢弗可黷以貨等貴富於浮雲視珠玉其如唾譬大厦之一木實允克於承荷若乃監稅則豪右屏踪典庾則僕馬俱餓治郡則不攜家室轉運則克盈程課斯固先生之餘事耳而亦豈足為先生賀也嗚呼先生有過目成誦之質而不以哲聞有片言折獄之明而不以能播老屈人下動遭抑挫是豈特造物者之深過也哉嗚呼先生已矣不可作矣維震

與先生有同年之好惟貢與先生有同聲之和揆道析理莫究兹禍餞靈駕於秦關寄一哀於楚些先生其有知乎否邪怳儼爾乎如坐嗚呼尚饗

祭張給事中父文　雲

嗚呼榮乎封君之有生於世也嗚呼哀乎封君之於是而斃也封君少時嘗讓千夫長於猶子矣已而避舍以居不階尺土卒致千金之富此非古人所謂傑者哉既貴其姪又貴其子學崇行孤抗言馳聲爲良有司爲大

諫議珍食顯封叢於厥身古之豪傑或莫之能致也不已榮乎今四方多事烽燧靡寧天子擴鞍思匡濟之佐使封君不死諫議在朝則宵旰之憂必有釋也是天下之所同嗟而並悼焉者不已哀乎夫人孰無生生而弗榮弗足以稱亦孰無死死而弗哀弗足以弔若封君者可以祀於此土已矣而貢等也者守土之官也束幣瓣香致兹薄奠封君其能歆之否乎尚饗

祭馬侍御母王孺人文

嗟惟夫人秉質之純履行之仁坤德之良含章括囊直大以方哭母稚年涕泗汍瀾水漿弗飡宜舅宜姑甘旨是圖閫閾無譁呼以儉以勤以相夫君既裕且殷訓有章程厥子用成以有令名維兹數端或得其偏人曰已難夫人備之鄉黨是師以莫不咨人固有言相木有根相水有源夫人嚴君緼華抱芬敦古貴文誨於夫人孝經魯論大義是陳屏樂去奢載奩於車以歸厥家人亦有言起構維阡宅後維先維我君卿赫赫厥聲有國之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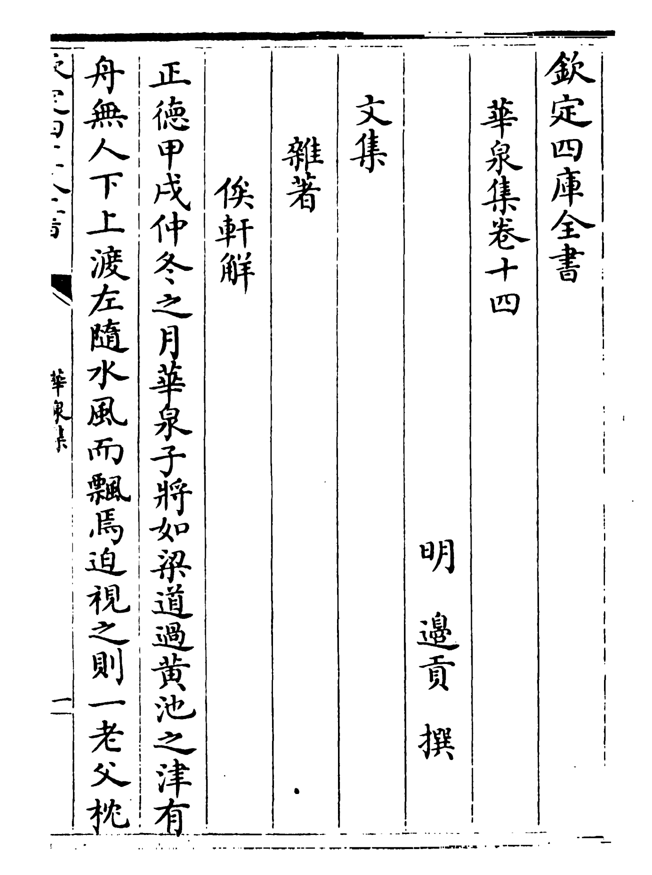
青驄豸衣耳目是司帝曰汝為使於東方海波不揚豺
虎遁藏人又有言德維壽原善乃福門夫人在堂毘食
苾芳命褫煒煌謂百斯齡撫爾雲仍隆基是承賀書方
裁訃音倏來遠邇興哀維我庶寮君卿是交誼比同胞
絜酒束牲侑以粢盛爰告我誠夕日滿川寒雲在天夫
人鑒焉尚饗

祖奠亡弟庭實文

於戲吾與爾為兄弟二十七年今一旦已矣其何以為

情耶吾去家而服官賴爾以寄門户之託吾棄親而事君賴爾以供甘旨之奉今一旦違我而去爾則忍矣老母在堂哀心如割使我入無所依出無所倚其何以為情耶明旦遷柩將殯爾於先府君墓側吾弟有知其必痛此千古之别矣尚饗

華泉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華泉集卷十四

明 邊貢 撰

文集

雜著

俟軒觧

正德甲戌仲冬之月華泉子將如梁道過黄池之津有舟無人下上渡左隨水風而飄焉迫視之則一老父枕

竿藉蒑卧於其中華泉子呼而問曰子豈非漁者乎於是老父驚起跪而言曰是也華泉子曰吾視爾輪網具焉篙櫓完焉然則胡為乎弗爾業也而憇於是焉老父笑曰夫水泉涸矣吾篙櫓雖完將安放流澌集矣吾輪網雖具將安施竊聞之知者善待時聖人之用固有時而藏焉彼涸者必有盈也集者必渙也而吾何爭焉華泉子不能詰歸而卧諸舟中因憶過魚丘之日王光陳子嘗以俟軒求觧逦推枕而起曰是可以復陳子已矣

遂援筆而書之

縣令丞簿史題名碑記

武鄉吳侯令陽信以最稱収令與丞與簿若史者之姓名若干人列之碑而樹之於其聽政堂之東時正德辛巳夏四月之望也頃之村父老十數輩長眉曳筇杖聚觀之按其名而數焉至某也則瞿焉曰是某也真父母也吾祖也吾父也嘗事焉吾賦税外無私徵焉吾舉室休休焉吾兒時尚及見也今安得斯人者來焉為父母

焉言已則又慨焉歔焉啜啜焉泣焉咄而思焉瓜其姓名弗忍移焉恍焉若聆厥欬焉蓋與坐斯人於縣堂而跪且拜焉者無以異也又數之曰某也某也則衆也漠焉若弗聞焉又數之至某也某也則曰是某也三老役焉某也者廷掾役焉亦載名於斯也目以笑焉又數之至某也則出口唾焉曰是吏而盜者也已又瞋焉怒焉以杖戳焉若將剷其名或以告野史氏野史氏喟焉曰噫惡用是碑也乎哉又惡用記乎哉夫父老者之言斯

盡矣雖然不可以不記也亦不可以不碑也使後之為令與丞與簿若史者過而觀焉將問之父老曰某循者乎某良者乎為若思也某尋而常者乎為若笑也某酷者也貪者也為若怒焉者乎又思之曰後之父老之指吾名也將瞋焉乎唾焉乎漠焉而已乎葢問對之頃有感發焉顧瞻之際有懲創焉是侯之功也已侯名琦字汝器丁丑進士其心也直以恒其守也正以固其政也仁以明有父母之道焉徵最以去予固知後之父老之

觀斯碑者將瓜其姓名而思焉泣焉歔且慨焉為之廟社以春秋焉蓋不止怳焉若坐其人於縣堂而跪且拜焉而已也

東山春興卷引

東山春興卷者邉生貢為其師月菴先生而作也月菴先生姓陳氏和州人居於金陵成化末邉生從王父遊金陵嘗受學焉當是時邉生方九歳在諸生中年最少也先生顧獨愛邉生命之曰小子貢慎爾容端爾中吾

須爾成焉邉生受教惟謹居二所年而別正德庚午邉生自太常丞出為荆州牧先生聞之曳杖而歌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有文王之化焉而吾徒守之吾道南矣吾其往觀乎於是舟行踰夏值蜀寇侵楚路孔棘不至而返踰一年邉生以家難歸於濟南先生聞之曳杖而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是吾心之所景行者也而吾徒適又至止吾道其東乎吾往觀之是時先生八十有二齡矣携三尺童跨蹇驢道出徐兖止邉生之舍休焉

而遏生方與其友人登所謂泰山者未歸也踰七日歸見先生遏生頓首泣下叙勞苦懷想狀具說山中之槩與荆襄形勢甚詳先生曰嘻吾休矣吾行有二得焉見子一也南東山水在吾目中二也吾由是休矣遏生跽而請曰弟子不類違先生之教者二十七年於兹於先生之道未有聞焉豈足以辱先生之思也惟先生與在山水請具几杖以從若何先生笑而應曰小子貢勿復道我道蓋是也留月餘先生歸與遏生游者若干人咸

曰先生蓋有道者也乃各為詩若詞以贈而以題命邉生邉生曰先生之都為壬申之九月也而其東也為癸酉之三月於是敬題其卷為東山春興云

題海市卷後

華泉子曰余自童生時讀蘇子海市詩而竊慕焉顧未嘗一至海上寤寐思服者二十年於兹矣乃今讀是卷而心休焉曰是可以彿觀已矣然不能無感焉則為之言曰夫有天地即有海有海即有市有市即有見之者

矣而數千歲弗傳焉其故何也過之而弗覩覩之而弗紀與弗見者一也而一顯於宋盛傳於今豈非海市之遇也哉然是卷也侍御君記之諸大夫則賦詠之夫記之者見之者也賦詠之者非必人人而見之也而若或見之者無他焉徵諸記而已矣天下之人之慕海市如余者豈少哉吾恐讀是卷而心休焉者將不獨余也柳柳州曰美不自美因人而章蘭亭不遇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吁豈獨一蘭亭也哉

題章二送行卷

古之人有言曰愛其人者及其屋上之烏夫烏微物也愛其人猶且及之而况於其人之弟也苟其人弗可與也則仲弓之賢也韓愈子之文也而弗能以益其父與子也况於其弟耶章子行予嘗序以贈之乃北渚諸君者又各為之詩以歌之而弗已也嗚呼是可以觀章子之為人可以觀我郡侯之為政可以觀濟南學士大夫之為心矣

題增修章丘縣志後

弘治壬子陸子以楊子為章丘志正德癸酉呂子修焉其邑之人曰劉子者告邉子曰楊子之為志也其言曰山也水也與地之産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焉爾也惟吏之善才之出其來也無窮焉欲歲歲而益之故虗焉以俟斯楊子之志亦陸子之志也而呂子修焉可無紀乎邉子曰作之非艱述之惟艱呂子之謂矣夫由呂子以上至於陸子也餘二十祀焉其尹也幾人也奚至

於呂子而始修之也若有俟焉是呂子之賢也劉子曰
呂子之賢也不止是蓋能使吾民富而有禮又崇吾城
深吾隍盜弭而民戢斯不可無傳也於是遝子乃喟然
曰祭法有言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嗚呼
若呂子者可以祀矣故為之述此焉劉子名欒呂子者
名秉彝晉州人也

刻岑詩成題其後

殷璠評嘉州詩曰語逸體俊意每造奇而嚴滄浪則云

岑詩悲壯讀之令人感慨味斯言也予未嘗不撫卷嘆焉而臺峯子叙之亟稱其近於李杜斯可謂知言者矣夫俊也逸也是太白之長也若奇焉而又悲且壯焉非子美孰能當之子美嘗曰岑生多新詩又曰篇終接混茫又曰沈鮑得同行味斯言也意未嘗不飲袵於嘉州也二子之言不有徵乎哉今誦其集如所謂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斯悲壯而奇矣又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之句不俊且逸也乎哉夫俊也逸也奇也悲也

壯也五者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詩近焉斯不可以刻而傳之也乎哉故曰臺峯子知言者矣叙成之明旦華泉子題

今雨軒記

今雨軒者楊子為尹之所居也何名乎今雨託美也何美乎楊子嘗尹崑山矣移於高平又移於常熟常熟與崑接壤也崑人聞之者咸往歸焉沈子輔者雨見楊子楊子觴之酒而嘻曰嚣也僻實無愛於崑柰何以辱崑

人之來也匍匐焉泥潦之弗厭乎昔者甫也之旅於秦賓客棄之如遺跡也感魏子之來也傷舊雨焉今者宜以今雨名吾之軒庶以詔於後之人也於是諸大夫聞而誦之曰是一物也而二美具焉遺愛一也不忘德二也孔子有言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崑人有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楊子之謂矣

題空同書翰後

魯公聖於書者也子美聖於詩者也李子兼之可謂豪

傑之士已矣今之學者之為詩若書莫不曰乃所願則學李子也及其成也弗顏弗杜則顧曰非我也天也嗟乎詩有宗焉曰三百篇書有祖焉曰蟲沙鳥跡斯李子之學矣今之學者求顏杜於李子無乃已疏乎古之人有言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斯李子之謂矣正德丁丑冬十一月朔旦華泉子邊某題

書博文堂冊後

古之君子之於文也非徒務其博而已也彼固有所取

焉也傳曰文以載道又曰文者貫道之器則是君子之取於文者固將以求道也是故天子有天子之道諸侯有諸侯之道卿大夫有卿大夫之道令之所謂宗室古之所謂同姓諸侯也漢封廣陵王之冊曰廼惠廼順則惠與順固諸侯之道矣高皇帝垂訓於宗室命名之章其繫遼藩者曰憲術儼尊儒則尊儒之訓固遼藩之所宜世守焉者而光澤止菴又宗室之美也其建堂以儲秘書則先皇帝錫之以嘉名而命儒臣書額以示寵其

自治宮室以居二縣君而不煩於民也則今上嘉悅之
賜勑褒諭且曰具見體國卹民至意於戲若王之爲諸
侯可謂能盡其道者矣夫非順則不能體國非恵則不
能恤民非崇儒則固不能博於文以不畔於道也而王
咸有焉是雖天質之粹人品之高其稽古之力固可誣
也乎哉王之於文可謂非徒務其博者矣抑愚竊有感
焉史稱河間積書與漢朝等當時不聞嘉寵之詔曹子
建忠懿貞亮無愧大雅而丕乃忌之視今日何如耶於

戲若王之遭逢固可以有所感矣

題史元之所藏沈休翁高鐵溪詩卷

兵法有奇有正詩法亦然而知者寡矣休翁鐵溪固詩家之登壇者也由今觀之蓋高得其奇而沈得其正世之論詩者多厭正而喜奇喜奇則難矣正固不易造也奇非正則多失正非奇則茸然不振其病均耳守之以正而時出其奇非老將孰能當之元之總戎固熟於兵法者也間以其餘力發之於詩騷壇諸將莫敢不斂衽

焉故因讀二公之詩輙及於此且以求益總戎尚有以復我也哉

親交贈言引

蒙山李子以刑部郎中出知陳州事在戊辰六月越七月十有二日其外伯舅前峯白巖兩喬先生者置酒於其家觴别李子時在坐之客為南濠都子玄敬雲間陸子子淵及予凡六人也又七日李子既賃其屋乃卜城西南鄭氏之圃居焉圃有山泉松竹花鳥烟雲之勝居

九日兩喬先生者速予出餞則凡坐之客皆在也而南濠不與焉兩會凡得詩若干篇詩有聯句者有分韻者有次韻者為選為律為絕句其體不一然親者道其所親而其所交者亦各道其交無弗盡也李子命之書既成卷又附其同官者同志者之詩若干篇於後以請名於白巖白巖為之題曰親交贈言已顧指其卷之端謂予曰李子之交於人也與人之交於李子孰有如子者乎非子莫宜引此予不敏又弗文也而弗敢以辭遂為

志之

郭于藩別詩引

三年冬十二月御史郭君自南都來獻績於天官天官以其績上於天子天子嘉之列上考以歸且歸曰白巖喬子者御史同門友也具酒食召嘗所來往者數人以會別御史而予亦與焉數人者固御史之所親愛者也於是為聯句以贈之凡若干篇御史曰是不可無答也則為之詩以留別數人數人者相繼屬和又若干篇書

以遺御史志好也是夕平基李子以直宿省中先去故起句為多已而酒酣洽甚坐客譁然興至輒書故多寡先後不次也未成者二篇明日以附前峯喬子足之蓋前峯有小疾不與坐也予與御史偕舉進士為同年友益親且愛故述其畧如此若乃數人者之名氏爵里則附見於所聯句之下與其次韻者之後云

王遂字說

遂渤海人也性質直不事華艷少嘗見於予未幾别去

不見者六年矣予繼室之弟曰胡文甫者遂之妻兄也今年夏以事來京師館於予所間以遂之字問予予為之字曰用達以復於遂曰夫遂何始也曰始於周何始於周也曰周禮遂人氏之掌曰夫間有遂是也然則何以為曰所以達水也一夫之田百雖其畆凡公室之所需與其家之父母昆弟以及其子若孫未有不仰焉者也然非遂則潦而無所於洩也暵而無所於溉也而田用莢矣故為之遂者必平其躬必虚其中必委徐其形

是何也中非虛則水必壅躬非平則水必渟形非委徐則水之性莫以遂舍是未有能達者也故為之遂者必用達而後可也遂既冠以娶矣其上有母下有諸弟後且有子若孫凡家之人與公室之所須者譬之田然非遂則焉所仰也故平其躬者直也虛其中者寬也委徐其形者恭也孔子曰恭則不侮寬則得衆傳曰直則人信之三者備而君子之道幾矣則未有不達焉者也遂業農賈不通於詩書以語故未必達然所居近鄉遂治

田之道知之固矣其姑之夫曰東臺先生者外舅也持是説以叩庶幾有瑜矣乎

丞説贈柴子

柴子既仕為無錫丞持檄往别華泉子華泉子止而飲之酒問之曰子聞丞之道乎曰未也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而况於官乎何以為政曰輔也聞之丞貳於令者一邑之事蓋無所不當問曰若是子且得咎夫令邑之長也令曰甲丞曰乙令曰可丞曰否令必曰是

侵吾官侵則憒憒則爭爭則怨怨則咎曰若是則惟令之從乎曰惟令之從何以丞為耶先王之建官也置之長專之也貳佐之也亦以防專也設惟令之從何以丞為邪柴子懼曰若是奈何華泉子曰其剛柔之際乎在易之文二與四同功而異位然二多譽而四多懼以近五也是故令譬則五也簿與尉猶二也丞則四也侵之則過剛順之則過柔安得無咎子誠以感之正以輔之貞以守之遜以居之其道必大亨即大亨非我也故

曰剛柔之際也柴子喜而起洗爵以謝華泉子曰微子之教吾幾不免於是柴子齊人嘗歸妹於華泉子有兄弟之義也故其言約以規

弟賦庭實字說

予生六歲而未有名少司空泰和張達時為應天丞與大父治中府君為僚友也始以貢命予予既冠而交游字之曰來庭鄉先達太保尹公少之易以庭實於是交游者因遂以庭實呼之矣予弟之生少予十有一年生

踰月而大父府君自金陵歸大人公亦歸自京師家慶之夕傳抱呼笑以為樂也遂相顧而大母没又三年而從大人公遊鴈門又四年而歸於是時賦之年蓋二十有四矣而顧未有字也今年春予自太常丞出守江陵過臨清而會焉間以為請予因字以庭實而告之曰賦之可實也有三焉而弟知之乎否也夫有田則有賦世固未有無賦之田也田無賦則倉廩虛倉廩虛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雖有象犀珠貝圭璜金璧將焉用之

是國之所寶者賦也予宦遊不得恒侍大人公母夫人之下温凊之禮滫瀡之奉惟弟是倚焉則吾邊氏之庭所寶者非賦而誰也是家之寶也弟生魁梧有膂力能曳十石之弓而又習於馬今西方有事天子拊髀思將出而當一校之隊樹功疆圉爲國虎臣則又邊庭之寶也是賦之能也非予之所及也夫是三者其名殊也其義殊也而其道一也顧名思義以求盡其道惟予弟勉之而已傳曰子生三月父命以名又曰男子二十冠而

字於戲予之名不宜出於人弟之字不宜出於我也而又為之文以析其義焉者禮之權也予弟勉之試以斯言請於大人公大人公又有所以啓之者矣

祈雨文

嗚呼災異之來厥有咎徵歆罰惟愆沴氣薫蒸自九月不雨至於正月黔黎憔悴憂恐弗勝今二月已盡野無青草則奚望年之可登無乃吏於土者稔戾隱慝省躬之實未知所懲夫何载沐載禱誓壇之後霢霂鮮降女

風屭騰白晝黄霾颸旋若崩道路之噭噭者將不知其何以為食而我庶司羣吏則引望終日徒為之駭愕而凌兢嗚呼天之不雨為殃民者而怒也今不禍其所以致怒民則何罪反以虐棄而弗為之哀矜某等職叨民社夜寐夙興控訴無所壇壝再升惟神明之錫惠庶民命其終有所憑謹告

祈雨告文

曰爰自去秋雨雪少降以至於今土焦麥枯百姓鮮食

穀價沸騰乃茲春已逾半而白日無色黃霾蔽空河之北則樹葉草根剪伐殆盡甚至有掘死人於墓烹而食之者矣河之南則老稺相率乞食於途甚至有父子夫婦不能以相保者矣菜色盈目言之痛心某等宣政於斯司防禦於斯反咎責躬戚焉無地即發倉廩顧安得人人而濟之欲撫流移則滔滔者四郊皆是也用是齋沐竭誠率我官屬父老敢請禱於神下嗚呼神之所血食在民民之存亡在年穀年穀之豐凶在暘與雨而暘

雨之暄弗暄降弗降則神之職矣伏㠯轉斡化機鼓雷霆而奮之以風雨以甦民命若某等之職與不職非百姓之罪也惟神明昭别而禍福之其何敢辭謹告

謝雨文

維神受職九天𨦟靈下土主司民物參贊化機邇者亢陽為灾庶穀殄瘁上下憂損拯救無方禱祠浹辰時雨乃降焦枯少沃生意已回卒歲可期秋成有頼敬陳明薦仰荅神休伏㠯威靈俯垂斡運大施甘澍永濟黔黎

尚饗

治河告文

曰邇者洪流泛溢齧堤噬堰河之南岸日圮月侵某等憫溝洫之漸淤懼城郭之相近及農時之始暇遵王制以興工爰卜今辰下椿捲埽潔牲陳醴以祈厥成嗚呼修之者人之功佑之者神之職某等受朝廷之重托固願節民力而省民財神配海嶽之顯封亦必捍大菑而禦大患也幽明無間幸與圖之謹告

祭河文

維神配鎮北嶽受國顯封湯湯洪流萬水是宗踰周越梁爰達於海潤田澤疇濟物千載某按部茲境往來一年反命屆期臨流告虔既張我帆載擊我楫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饗

東赤榮光贊并序

東赤榮光圖者皇明遼藩宗室止菴光澤王受封之始而其叔祖誠菴衡陽王手以賜之者也王之先君惠王

既已親為之題以發其義矣由是騷人墨士之産於此與仕於四方而過於此聞者亡弗見之則亦亡弗歌之者也後二十年某由太常丞出守荆土而見於王王出其圖而示之且命之言某不敏為天子之守吏樂其土之有賢王也取六義之比謹拜首而為之贊曰

有丹者棵植於荆阿照臨江漢如爛斯霞露之溉之雨露孔多既昌其幹亦蕃其葩於萬千年王國之華

白泉子憂居圖贊

有白者衣有素者冠有戚者容棘人欒欒飄飄野風吹
吹葛帶永言孝思發我潛慨

陳處士畫像贊

心慤而性淳服禮而蹈仁惠周乎里閈名越乎等倫若
是者不可盡以畫也娉貌而頎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
諄諄其動也誾誾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
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山間松下
琴儔鶴鄰玆人者其今之所謂處士而古之所謂逸民

者歟

紀夢　為空同將易號作

夏日午睡夢一青衣小鬟叩軒泣曰妾空同山之靈也主君新寵移於大陽無罪而棄妾請子一言歸之若何予告之曰久處而惡生人之情也離騷而抱貞女之經也爾不見夫素平者乎屏之二十年一日歸焉夫誰為之媒也爾毋泣行召爾矣青衣既去鸜鵒呼婢於窓外曰將食來將食來遂寤而起

華泉集卷十四